

鷹

方桐養了一隻老鷹。
準確來說，是老鷹賴上她。

（星期一）

早上老鷹蹲在方桐肩上演數十年如一日斑駁的火車站，絲毫不打算體諒她長年歪曲的脊骨。

方桐把剩一隻沒壞的藍牙耳機塞進左耳，靠到裹滿灰塵的柱子上閉目養神，老鷹飛上鋼架的橫樑，直到火車進站才揮著翅膀降下來，不偏不倚落在她左肩上。

「你去站右邊。」

方桐不滿，她昨天枕著左手睡了一夜（如果三個小時也算一夜的話），醒來的時候左肩關節痠痛，在有羽球課的週一，這不是件幸運的事。老鷹沒有要換位置的意思，偏頭看窗外搖搖晃晃的老城市，把爪子嵌到厚厚的棉質外套裡，一路向北晃去。

方桐坐五站區間車就換搭公車，她小時候暈車，校外教學的時候總被老師安排著坐遊覽車最前頭，可是公車上沒有老師，暈兩天就習慣了，反正方桐不吃早餐，也就免去吐在車上的那種難堪。

老鷹這會兒倒是很貼心地下來，站在椅背上，叼起方桐的一撮頭髮嘎巴嘎吧嚼了起來。每次老鷹這麼做方桐就頭痛，從眼眶一直痛到後腦勺，她甚至為此剪了自己一小撮髮尾來確認頭髮上並沒有神經。

這次方桐沒有再對老鷹說話。

星期一下午有兩節讓人想睡的課，老鷹站在文學院走廊的欄杆上打盹，等方桐出來帶牠去體育館。

方桐不喜歡運動，老鷹卻對羽球莫名感興趣，當球伴抱怨學校給的球沒有一顆完整的時候，方桐默默瞥了一眼老鷹，牠正專心把一顆掉在界外的羽球啄得稀巴爛。

第二節課老鷹格外不安分，不斷在場中央盤旋，方桐因此漏接好幾個球。

「走開啦！」

球伴一臉茫然地看著方桐對著空氣揮舞球拍。

「怎麼了嗎？」

「沒事啦！有蟲而已。」

老鷹似乎對蟲這個稱呼很不滿意，俯衝下來猛啄方桐的胸口，像是要刺穿她的胃，她不得不乾嘔著倒退幾步。

「妳還好嗎？」

球伴急忙從球網下面鑽過來。

「沒事，我出去一下。」

方桐逃出體育館，老鷹跟在她後面出來。

「欸笨鳥，你能不能不要再煩了？」

老鷹歪頭，比起蟲，牠好像寧願被叫笨鳥。

方桐放老鷹在外面飛幾圈，趕在點名之前回體育館，她的球伴塞給她一顆喉糖。

「不舒服的時候吃這個會好很多。」

方桐只是點頭，她覺得自己好像開始忘記怎麼說謝謝。

（星期二）

方桐睡過頭，一路趕到教室的時候老師剛好開始上課，她選了靠後門最角落的位置，老鷹拍拍翅膀落在課桌上，方桐對牠使眼色，讓牠去走廊等。老鷹不理她，方桐只好把書擺在桌子的最邊緣，把一大半的桌面留給任性的猛禽。

星期二的課要上到下午四點，中途換一次教室，方桐胃痛，打算省去午餐趴在教室裡睡掉整個午休，老鷹毫不客氣地蹲坐在她前傾的背上，方桐沒管，對她來說老鷹沒趁她睡覺時嚼她的頭髮已經是大發慈悲。

方桐渾渾噩噩睡著又迷迷糊糊醒來，老師已經開始講課，沒人喊她。

有了早上被縱容的經驗，老鷹理所當然地霸佔了半個桌子，方桐噴了一聲，把課本移到一側。

「你在桌上會打擾到我，你就不能像之前那樣待在走廊嗎？」

走去公車站的路上，方桐側頭對肩上的老鷹叨唸了兩句，她想起不知道多久之前自己也是這樣好聲好氣勸老鷹不要跟去學校，顯然這傢伙一點都沒聽進去。

（星期三）

方桐只有早上的課，晚上是社團的聚會，老鷹一進教室就輕車熟路地站到桌上，於是她再次認命度過只能用半張桌子的三節課。

下午方桐跑到文學院樓頂放風，今天的老鷹異常興奮，在沒有遮蔽的天台到處飛竄，最後穩穩站到方桐搭在圍牆上的右手旁邊，啄起在她因為無聊而在指尖翻來覆去的小石子。

方桐把石子讓給老鷹，看牠把石子推下樓去又急忙俯衝而下撿回來，來來回回重複幾次，活像條自娛自樂的狗。

在第七或者第八次飛上來之後，老鷹把石子推下去，輕啄一下方桐的指甲。

「去吧。」

方桐擺擺手，老鷹紋絲不動，像要把自己站成標本。

「我不會飛，你去撿吧。」

方桐無奈地解釋，她不清楚該怎樣讓老鷹明白，人類一旦從十二樓跳下去，除了死亡不會有別的結局。

老鷹轉了轉眼睛，看上去頗有些似懂非懂的神情，接著便跳進圍牆裡側去玩地上的螞蟻。

方桐轉身靠牆坐下，她不介意兩天沒洗的黑色運動褲沾上碎石或沙粒，像老鷹啪嚓啪嚓踏在水泥地面，不曾擔心會磨鈍爪子。

左邊的藍牙耳機也開始出現故障的徵兆，沉悶的節拍裡時不時混著滋滋作響的雜音，讓方桐聯想到失眠時的心跳，她翻找著網購平台的頁面，盤算著過幾天換掉這副仁至義盡的破耳機。轉念一想自己這顆心臟保不準也想被換掉，方桐像開地獄玩笑一般在網購平台搜尋起了骨灰盒，找了半天也沒看見喜歡的黑白極簡風，只好作罷，她盯著滑稽而詭異的搜索紀錄笑出聲來，老鷹看了她一眼，決定繼續玩螞蟻。

傍晚六點方桐進入社辦，社長跟副社長提了兩大桶炸雞和三盒披薩上來，她幫忙擺好盒子，視線無意間掃過窗口，老鷹進不來，在外面直勾勾盯著她，方桐突然覺得沒胃口。

社團的學長姐都不是過分熱情的人，沒擔任幹部的方桐被允許坐在角落裡咬著鋁箔包吸管反覆扭轉五乘五乘五的魔術方塊，社辦裡很溫暖，最重要的是，沒有老鷹。

過完這一週裡難得正常的兩小時，方桐裹著初春夜裡的寒氣等車，不知道是不是錯覺，老鷹好像比前些日子更黏她。

（星期四）

方桐是被貓咪的嘶吼聲吵醒的，一起身就看見家裡的橘貓蹲在床頭，卷成一團的麒麟尾豎在半空，全身豎起的毛讓貓幾乎膨脹了半倍，方桐順著貓的視線，看見凳子上若無其事整理羽毛的老鷹。

貓咪的耳朵緊緊貼到頭上，喉嚨裡發出低吼，眼看下一秒就要撲向老鷹，方桐立馬從床上翻下來，抱起貓躲到房門外。

「阿卷怎麼了？」

媽媽聽見貓叫，從廚房裡探出頭，方桐謊稱自己不小心踩到貓塘塞過去。好不容易把貓趕到客廳，方桐將房門打開一個縫往裡看，裡面的老鷹倒是一副無辜的樣子，她沒料到家裡的貓突然能看見老鷹，也不敢讓牠再跟貓接觸，只好打開窗戶半推半哄把老鷹塞出去，讓牠飛到樓下等自己。

方桐安撫好阿卷下樓，老鷹站在社區的花圃前等待，方桐感覺老鷹的身形看起來比昨天稍大了一些，她把老鷹上上下下檢查一遍，沒發現什麼奇怪的地方，為了不遲到，方桐只得暫時放下疑惑啟程上學。

今天的老鷹雖然不尋常，卻比前幾天安份了不少，沒再堅持進教室騷擾方桐上課。不過當方桐上完最後一堂課走出教室，她發現今早的一切絕不是自己多心，因為老鷹明顯比早上大上許多，站到她肩上沉重得像是多了個書包，方桐臉色鐵青一路直奔家裡，趁著阿卷還在打盹，把老鷹帶進房間鎖上門。

「睡一覺，睡一覺就好了。」

方桐一遍遍撫摸老鷹的頭，恍惚間她也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在安撫老鷹還是安撫自己。

（星期五）

今天方桐沒課，是去醫院檢查的日子，她經常因為心悸而失眠，醫生要求她定期做檢查。

經歷了前幾天的折磨，方桐完全不期待睜眼，在數十秒的心理鬥爭之後，方桐強迫自己打開眼睛看看老鷹，幸好，牠今天沒有變得更大。

到醫院的路程是搭高鐵再轉捷運，方桐不喜歡捷運，十三年前她得盲腸

炎，爸爸抱著她搭捷運去醫院，七歲的小女孩被劇烈的疼痛折磨得不得不嘔吐在車廂地板上，方桐從此便厭惡那類明亮而倉促的空間。

老鷹在車上很安靜，方桐覺得牠乖得就像被帶去寵物醫院打針，一聲也不敢吭的阿卷。

老鷹陪著方桐抽血、照 X 光和心電圖，然後一人一鳥坐到候診室等護士每隔幾分鐘吐出一個名字，彷彿不把人群的信心消磨殆盡就不罷休。

方桐等了兩小時才進診間，醫生指著 X 光片說她的心肺一切正常，方桐難以置信地眨了眨眼，她分明看見胸前有兩大片交叉的白霧，仔細看，就像是長反了的一對翅膀。

「這是什麼？」

方桐指著翅膀的影子問醫生。

「這個？是肋骨，你的肋骨也是正常的，沒有什麼問題。」

醫生看不見那對翅膀，如同看不見方桐肩膀上的老鷹。

方桐開始不舒服，她出了診室跑去廁所，把上半身的衣服脫個精光，胸前和後背都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她沿著肩胛骨向下探，甚至摸不出一對翅膀的形狀。

老鷹在外面叫她，聲音是從未有過的淒切，方桐感覺心臟快要從嘴裡嘔出來，她翻出口袋裡降心率的藥，扔進嘴裡咬碎吞下。

方桐穿好衣服回家，把自己摔到床上一路睡到晚餐時間才想起來自己一整天除了藥丸什麼都沒吃。

爸爸出差了，媽媽簡單煮了番茄炒蛋和三杯雞，方桐以前很喜歡吃，但在看桌上的菜連同白飯全摻著羽毛之後，方桐實在沒辦法裝作一切如常的樣子把飯菜送進嘴裡。

「我今天中午吃太飽了，現在還吃不下，我先去洗澡。」

方桐善用謊言，恰好媽媽不擅長揭穿，虛假的平衡水到渠成。

方桐在浴室重新審視了自己全身上下的每個角落，光滑無羽的身軀也無法緩解她的不安，在她記憶裡殺雞脫毛要澆上熱水，方桐一邊想著，一邊把水龍頭向左扳了一些。

過熱的水溫把方桐燙得全身發紅，正好藉機謊稱發燒回房休息，方桐窩在被子裡，老鷹站在牠專屬的凳子上，夜燈足夠昏暗，方桐在半夢半醒間看見老鷹眼裡隱約的血紅色光芒。

（星期六）

方桐一早起來就知道自己今天不會好過，喉嚨緊得像要往外翻出來，從胃到腸子全都痛得發硬，方桐很想說服自己這不過是單純的腸胃炎，但過了一夜之後突然長到半個人高的老鷹站在凳子上不停振翅，方桐胃下側的脈搏隨著翅膀揮舞的頻率一抖一抖。

「不要吵……」

沙啞而虛弱的嗓音勸不動老鷹，方桐說不出第二句話，她感覺喉嚨像吞了整夜的沙子。

老鷹的眼睛紅得很明顯，拍翅膀的動作一直沒停過，方桐拜託媽媽去買腸胃藥和感冒藥，阿卷在外面抓門板，方桐不敢放牠進來。

老鷹又發出昨天那種淒厲的叫聲，方桐掙扎著坐起來嘔吐，把胃酸吐進床邊垃圾桶的同時，方桐看見自己嘴裡掉出一片又一片鷹羽，跟昨晚和在飯菜裡的那些一模一樣，羽毛混著唾液和胃液落在垃圾桶，還有零星幾片掉了出來，被翅膀帶起的風吹進床底。

方桐不敢再看老鷹，把頭埋在棉被裡等媽媽回來，她打從小學三年級起就沒在家人面前哭過，媽媽帶著藥打開房門時她卻泣不成聲。

接下來的事情方桐的印象很模糊，她只記得媽媽喂她吃藥，抱著她說不要怕，老鷹不知道什麼時候停止拍翅膀了，方桐在媽媽的懷抱裡再次睡過去，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

媽媽端來一碗沒有羽毛的稀飯，方桐並沒有因此變得有胃口，勉強吃了兩勺就搖搖晃晃地去洗澡，洗完回來又攤到床上，老鷹這時候難得安安靜靜打著盹，媽媽讓方桐早點休息。

「沒事，再睡一覺就好了。」

這句話在方桐從小到大每一次生病時取代晚安，方桐老覺得這話像定心咒。

「晚安，媽。」

媽媽關了燈帶上房門，方桐壓著仍然一抽一抽的胃睡下，再醒來才不過晚上十一點。

方桐往凳子上看去，發現老鷹消失了。

她連忙起身，聽見肋骨之間有什麼東西擠出來的聲音，發瘋似的扒光上半

身的衣服，在稀薄的月光下她赫然看見一根翅膀從自己右胸延展到左邊，再往背後一摸，另一根翅膀從左肩向右邊長去，一對翅膀貫穿她的身體逆向生長，再往手邊的穿衣鏡一看，方桐的視線對上自己通紅猙獰的雙目。

方桐想尖叫，但聲帶像火燒一般發不出聲響，她試著摘除胸前的翅膀，蠻力拉扯讓她痛得無法呼吸。

方桐跌跌撞撞往門邊跑去，一對畸形的翅膀竟像有了自我意識一樣，扯著她到窗邊。

方桐驚恐地看著胸前的翅膀用遠超出一隻鳥類的粗暴推開窗戶和紗窗，身體不受控制向窗外倒去。

方桐用雙手緊緊扼住想呼救卻吐不出一個音節的喉嚨，被翅膀拉扯著翻出窗外。

長反了的翅膀無法起飛，在空中亂舞兩下，隨著方桐不斷掙扎扭曲的身體砸在社區中庭的地上。

聞聲趕來的社區保全只來得及看見一個上身赤裸的少女，瞪大雙眼掐著自己的脖子倒在血泊裡。

（星期天）

貓咪阿卷醒來，巡視一圈發現家裡沒人。

牠記得爸爸出去很久都沒有回家，媽媽昨天晚上匆匆忙忙跑出去，應該也還沒回來，阿卷這麼想著，走到姐姐的房門前。

方桐的房門虛掩著，是昨晚被媽媽打開的，媽媽只打開房門看了一眼就慌忙出門，阿卷被腳步聲吵醒，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姐姐在嗎？

阿卷餓了。

阿卷從微開的門縫鑽進方桐的房間，陽光灑在床上，沒有人。

姐姐也出去了嗎？

阿卷在床底下發現一根羽毛，貓咪的本能促使牠猛地撲上去咬住，阿卷把羽毛叼到床上，趴在方桐的枕頭旁邊。

這裡有姐姐的味道。

阿卷要在這裡等姐姐回家。